

泣血勇氣直面死亡 《安魂》改編電影上映

周大新：獻給所有失去兒女的父母

有文學評論家曾說，中國作家中有兩位曾點燃自身，

以生命為火炬，照亮能意識到的生死兩界，

一位是史鐵生，一位是周大新。

今年三月二十五日，

改編自周大新長篇小說《安魂》的同名電影上映，

讓這部已出版十年、

曾獲《人民文學》長篇小說雙年獎的作品重新進入讀者視野。

近日，周大新接受大公報專訪表示，

死亡是人生的結局，是人人都要面對的問題。

如果不把命運給我們的痛苦嚥下去，就會被痛苦壓倒。

《安魂》一方面安慰自己，

同時也獻給所有因疾病和意外災難而失去兒女的父母。

大公報記者 張帥北京報道



妥耶夫斯基就此對自己影響很大。在《罪與罰》中，陀氏對拉斯柯爾尼科夫一家和妓女索尼婭一家所經受的苦難描寫讓人感到無助和痛心。最終，拉斯柯爾尼科夫以懺悔的心情承受一切苦難，方獲取精神新生。可以說，精神的救贖是《罪與罰》問世一百五十多年來保持濃郁藝術的魅力所在。

周大新告訴大公報，《罪與罰》的閱讀經歷讓他明白，一個作家必須具備三種能力。首先是有敏銳感知社會苦難的能力，當別人沒有發現苦難或發現了苦難卻給予漠視時，作家要能發現並敢於大膽地給予展示。其次是有攪開人物內心隱秘之門的能力，任何人的內心世界多數時候呈封閉狀態，作家要想法進去並將其中的東西展示出來。

「最重要的還是，要有撫慰人的靈魂的能力，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多數人的靈魂總是處在驚悸不安和難言的陰淒寂寞狀態中，作家應該像牧師一樣，想法給這些靈魂以撫慰。」周大新指出。

幫助希臘作品《諾言》出版

在世界文學中，希臘作家瑪琳娜（又譯瑪麗娜）的《諾言》是在題材和內容上與《安魂》最相像的作品。周大新向大公報透露，《諾言》的中文版正是他和朋友找出版社幫助瑪琳娜出版的。二〇一二年，他在希臘參加研討會返程前，與瑪琳娜在其所在的學校見面，瑪琳娜與自己有着相似的經歷，兒子瓦尼斯也是在患病求醫無果後離開了她。

《諾言》寫作結構隨意，夾雜詩篇和散文，但給周大新留下深刻印象。「讀完全書，我的感受是瑪琳娜固然是一個失去愛子的不幸母親，但上帝其實也給了她回報，那就是讓她更清醒地活着，讓她代表世上千千萬萬個母親，去追尋生育孩子和繁育生命的真正意義。」周大新說。

周大新，一九五二年生於河南鄧州。一九七九年開始發表作品，出版《湖光山色》《走出盆地》《第二十幕》《安魂》等多篇小說，曾獲茅盾文學獎、馮牧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等。

個人簡介



▲《安魂》作者周大新。受訪者供圖

如同周大新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湖光山色》一樣，《安魂》在結構安排上也獨樹一幟。《湖光山色》分為「乾卷」「坤卷」上下兩部分，《安魂》則採取了曆法中的「干支紀年」來做回目，從一九七九年「己未」始，到二〇〇八年「戊子」終，正好是周大新愛子周寧在塵世的二十九個歲月。

「兒子離去後，那種錐心的疼痛讓我長時間神思飄忽，什麼事情都無心幹也幹不成，常常一個人坐在書桌前，眼望着窗外發呆。」周大新說，本來就性格內向的自己變得更加沉鬱。他意識到，若不把窩在心裏的痛楚傾倒出來，可能再無法正常生活了。

探討死亡和人生意義

寫作每一章節雖是「傾倒痛楚」，但對作者來說，「傾倒」的過程要比「痛楚本身更痛楚」。

《安魂》前半部分以回憶為主題，用紀實手法，像聊天一樣選擇「對話」的方式呈現兒子從出生、成長到工作、戀愛，直至發病、治病以至去世的經歷和細節。要求兒子讀重點中學、因維護聲譽打官司疏於兒子健康管理、拆散兒子初戀、兒子重病時慌不擇醫……一個父親將自己的「懺悔」和盤托出，兒子不斷回應、安慰自責的父親，兒子與病魔抗爭的頑強以及父子之愛在行文中熠熠閃動，在小說親情書寫的背後，是作家對自己在孩子上學、愛情等問題上虛榮心、功利主義、封建門第觀念等的自我批判與救贖。

像牧師般給靈魂以撫慰

在述說真實生活的同時，周大新在《安魂》後半部分則打破時空限制加入想像和虛構，特別是在「天國享域」，通過與蘇格拉底、達爾文、莫扎特、愛因斯坦、諾拉、薛濤、魏源、李叔同、袁世凱對話，探討死亡和人生意義。周大新說，隨着年齡增長會思考人的心靈安慰問題：人在現實世界什麼時候結束，以怎樣的方式結束，結束以後的諸事安排？這是年齡超過五十歲的人或多或少都會去想的事情。西方人對天堂的想像，東方人對西天極樂世界的想像，都是試圖解決這個問題，這是對人的終極關懷。應該感謝前人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有了這些想像，我們大多數人面對肉體消失可以做到平靜對之。

在周大新看來，作家的重要任務就是通過自己的作品，影響和提純人們的靈魂，俄國作家陀思



▲周大新《湖光山色》曾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



▲電影《安魂》劇照。

聯，「魂」是思想精神、意念情緒的表達，「靈魂深處是故鄉」，要安身立命，首先要培根鑄魂，要守護好每個人的精神家園。

《安魂》既是一部撫慰人心之作，也是一部救贖靈魂之作，一部促人直面死亡之作。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尹鴻指出，《安魂》有周大新很真實的個人經歷在其中，為整個電影創作提供了很好的文學基礎和很深的情感基礎。

時間鈍化痛苦 傷疤總會結痂

而中斷，希望失去子女的父母都能獲得心靈安慰，振作起來去面對生活。文學經典告訴人們，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才會明白，人生最重要的收穫不是事業成功、不是金錢、不是權力、不是名聲，而是愛。因此，在生命力還旺盛的時候，一定要學會去愛。當得到了愛的時候，一定要珍惜別再把它丟開。

「有時間想來香港看看」

「如果讓你重活一生，你想怎樣生活？」周大新在《安魂》中嘗試與古人探討人生的意義，他給河南老鄉袁世凱設想的回答是「養一群牛，隔些日子賣一頭，換些吃穿用之物」，給先哲蘇格拉底設想的回答是「當一個種植者，種糧、種菜、種果樹，做實實在在的事情」。

周大新告訴大公報，養牛、種植其實是自己如能重活一生將會做的選擇，與蘇格拉底、袁世凱的對話是自己的思考。養牛、種植是很簡單的事情。而人在極度痛苦的時候會想很多，這時候最真實的願望就是把人生過得更簡單一點。

今年三月初，周大新在老城南陽鄧州捐建一座圖書館，其中有一萬餘冊是周大新本人藏書。周大新說，自己從大半生的經歷中明白，讀書對於一個人理智地生活多麼重要。新建的圖書館不僅有文學書，還有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希望因為有了這個新的閱讀場所，有更多的年輕人開始認真系統地讀書。

周大新從一九七〇年應徵入伍，如今已退休。此前雖有赴境外考察的經歷，但至今還未來過香港。問及有沒有來香港看一下的打算，周大新回覆大公報，內地同胞都很關心香港疫情，期待香港盡快好起來。疫情控制後，特別希望有時間能以旅遊者的身份看看「東方之珠」。

首部「失獨」題材 中日聯合攝製

電影《安魂》於三月二十五日在全國上映，由中日聯合攝製，是中國首部失獨（失去獨生子女）題材，講述了在兒子唐英健去世後，唐大道和妻子胡瑞英身陷痛失愛子的悲痛。電影沒有迴避和粉飾，直面死亡，與周大新的小說一樣希望用理性撫平悲情，撫慰觀眾心靈。周大新告訴大公報，在講述怎麼做父親、父子之間的關係怎麼處置方面，中日兩國的電影藝術家們的看法很統一，都把父子之愛作為人生最大收穫來展示，共同心願是希望讓愛充滿人間。

值得一提的是，二〇二二年恰逢中日兩國建交五十周年，《安魂》也是慶祝建交的獻禮之作。電影由日本導演日向寺太郎執導，富川元文編劇，日向寺太郎此前曾執導《螢火蟲之墓》，富川元文的作品《鰻魚》曾獲得康城影展（內地稱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

時間鈍化痛苦

今年三月二十一日，東方航空公司MU5735航班執行昆明至廣州任務時，在廣西梧州發生墜毀事故，機上人員全部遇難。在採訪中，周大新談及這次事故聲音哽咽感慨：「你看飛機這一百多人，他們的父母該多麼痛苦。」

周大新通過大公報表示，時間或許能讓痛苦的感覺變鈍，傷疤總會結痂。生活不會因為失去親人

►周大新長篇小說《安魂》，作家出版社出版。

